

封面上的肖像

王太生

翻一些有阅历的作家书，书翻之前，或者掩卷之后，都喜欢留意这个人的肖像。他长得啥样？表情和眼神如何？有抽着烟憨笑的，有坐着比划说话的，有站着叉腰发怔的，有单手托腮沉思的，让我看到了几个中年人的肖像。

中年是个很难界定的群体，大体上是40岁至50岁之间。50岁出头的人，很难将他们归纳为老年人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不太喜欢照相。这样的年龄爱照相，必是一个自恋感很强、喜欢出风头的人，或者有某种原因。如果还像青涩少年，喜欢搔首弄姿，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做作。

很多时候，成功的中年男人，往往坐在一张宽大写字台的后面，流露出或威严或和善或干练老成的人生表情。

单手托着脑袋，手有骨感，或者肉嘟嘟的，脑袋里想很多东西，须用一根棍棍去支撑，棍棍一时找不到，就用手去托。这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人很沉稳，胸有故事三千，只是不动声色，他是在淡定地看着眼前的浮华烟云。

我无意中看过某作家的封面肖像，看到他手指头夹着一支烟，烟雾腾腾，思想的螺旋袅袅上升，高高地举过肩头，举案齐眉——很舒服的肢体语言，我觉得他不是做给谁看，这是他的真实生活，怡然自得地享受眼前这份宁静。

手和脑袋挨得很近，中年人不再是四肢指挥脑袋，而是脑袋指挥四肢，大喜大悲、大彻大悟放在一边，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的一言一行是听脑袋指挥，思想和行为协调统一。

封面上的肖像，是书的一部分，与书相得益彰，我们看过太多的美女画，也想看看封面上的那些生命情态和生活姿态。

鲁迅的肖像，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，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，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“一”字，方脸浓眉平头，他留着浓黑的胡须，目光明亮，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，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。

胡适四十出头，还显得很年轻。温源宁在《胡适博士》一文中说，“胡博士脸刮得挺像样，衣服穿得挺像样。他真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：头发漆黑，不见二毛；前额突出，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，一双坦率的大眼；两片灵活的嘴唇，显得能言善辩。”作者认为，“从外表看来，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，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。”

当然，封面上的肖像各种各样。有感染力的微笑、象征成熟的胡子、清澈的眼神、发型干练……他的神态，与处境、性格、心情有关。

林语堂摄于1940年的照片，是他应赛珍珠之邀客居美国，已发表了《吾国与吾民》和《京华烟云》等作品，正处于事业的巅峰，照片中的林语堂显得悠然自得，极具文人意气。

汪曾祺的肖像，头发蓬松，不在乎几缕凌乱头发额前耷拉。上了年纪的人在乎什么？已不像年轻时在乎形象，在乎别人的眼神和评价。一团烟雾，从口鼻，喷薄而出，在他刻满风霜的脸上缭绕，忽左忽右。汪先生像一个邻家老头儿，好抽烟，眼神炯炯，是看过很多事，经历过很多世面的那种。

大多数肖像不是自拍，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，自己给自己画。画中一布衣老者，持杖侧身而立，姿态笃定，神情超然。金农画自己不求形似，极尽夸张，将其疏髯高额的外貌特征和“癖古嗜奇”的气质刻画。传神之处，是脑后一束发丝和手中的长杖。

尼采留在诗集封面上的样子，是一蓬络腮胡子和鹰隼一样的眼睛，眼窝凹得很深，说明他睡眠很差，日思夜想所致。我在年轻时曾经临摹过尼采的肖像，只有旺盛的胡须和犀利的眼神，其他别无长物。

一张深沉内敛的封面肖像，我以为是在他最好的年龄段，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情，在一次无意的抓拍瞬间，或许正斜靠在一张椅上，恍如坐于时间和岁月的旷野，一只手紧攥，凝神托腮，似在想些什么或欲抓住什么，眼眸中有清晨河流上的淡淡薄雾。



晨曦饮露 欧阳冰云 摄

锦鸡来

胡竹峰

故家连绵皆山，山随族人名姓，密林里野草与树木丛生，有无限情味。不必说春日桃李杏兰，满坡映山红如火焰升腾，就有壮观绚丽之美。映山红乡俗称烂鼻子花，据说有毒，吃了烂鼻子。偶尔胆子大些的孩童偷偷抿下几片花瓣，提心吊胆，过几天，面目完好如初，才知道映山红烂不了鼻子。大概是嫌隙太深，小时候一直不敢吃那花，凑近去闻也心生怯意。暮春时山里有各类菌，鸡枞菌、枞树菇、胭脂菌，还有一种菌若玉盘、如豹纹。将菌类或炒食或烧汤，鲜美没顶，仿佛能吞灭人身，童年最大的饕餮之乐，莫过如此。

夏天的覆盆子我也喜欢，又大又甜，长在一人深的芒花中。立秋后，山里毛楂、柿子熟了，板栗裂开口，露出深红的栗壳。只脚踩过，栗子破篷而出，生栗子香脆清甜。冬日衰草夕阳，万木萧萧，在茶园里摘茶籽投掷玩耍，有很大的乐趣。园主见了也不恼，只是叫我们不要踏坏了茶叶。

啄木鸟在后山笃笃笃啄木，灰色的野兔蜷缩于松针上，盖着梧桐叶，似睡又醒。肥胖的黄鼠狼从猫儿刺下钻进钻出，松鼠自乌桕枝头轻捷滑落，一个闪失，闷声跌至地上，逃也似的跑入草丛，似乎极惭愧一般，惊得觅食的山雀猛地跃出，展翅掠至山间。老鹰飞得比山还高，只见一黑点遥遥在头顶移动。还有山羊、野猪、獐与獐子鹿子出没，最稀罕的是锦鸡。锦鸡避世超逸，恬静无欲，不像麻雀、画眉、斑鸠之类常与俗人事周旋。

见过一只红腹锦鸡，夏日阳光下，毛羽璀璨明艳。它每天下午准点飞来，我亦按时去。它也不避人，彼此相隔丈余。末了，见它从这边松林纵向对面的山冈，夕阳辉映，像团赤红的火焰盘旋山间，须臾飘然隐没。半月后，锦鸡消失不见口，一连几天不来，我很怅然。独居乡野，不期盼谁寄锦书来，只想着云中锦鸡来。后来，再也没有在山里遇见锦鸡。

锦鸡常常两只同行，一雄一雌。雄鸡有白腹与红腹两种。白腹锦鸡，腹下一白，体态华美，头背胸翼翠绿色，太阳下有荧荧熠熠的光彩。鸡冠殷红如血，颈毛黑白杂陈，最惹眼的是尾翎，斑纹泛银蓝色。红腹锦鸡胸腹翼红彤彤的，羽冠金黄，如丝丝绦。颈部是金棕色的，散开像扇子。尾翎褐黄相间，累累有纹，背部如披翡翠黄金铠甲，绚丽缤纷。相较而言，白腹锦鸡淡雅清秀、轻盈袅娜一些，像是京剧里的纱帽生。红腹锦鸡则一味华贵威武、风度翩翩，近似雉尾生。

京剧武生帽冠上花翎，用的就是锦鸡尾雉。雌性锦鸡娇小清秀，大多朴素无华，没有羽冠，尾翎也短一些，通体棕褐，黑纹斑驳。

雄性锦鸡有肉冠，冠极大，一走一动，神采俊美不可方物。偶生罅隙，雄锦鸡便啄击对方肉冠，弱者鲜血淋漓，垂翅而逃。好在锦鸡大多如得道家精神，不独老死不相往来，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，彼此之间和谐居多。

锦鸡有王侯气，向来从容不迫。人来了不惊不惧，顾盼自得，只是待你近得身前，见有捕猎之意，方才翩然飞走。飞时毛羽蓬松若天女起舞，肩羽开屏抖散，双翅微斜，尾羽在空中卷起几个弧圈，抖擞得五彩华丽。有一年，一锦鸡飞入家鸡群，几只公鸡自惭形秽，顿时委顿，几日不见精神。

古人认为锦鸡和天上“天鸡星”对应，说天鸡星动，朝廷必当大赦天下。每每大赦时，人将锦鸡绑在高竿上，用黄巾装饰头冠，颈项垂下七尺绛幡，选吉日良辰游行街衢，召集罪犯，击鼓宣读赦令。李白流放夜郎，惆怅何日金鸡放赦回？

宋徽宗画过锦鸡，双勾重彩工笔，那只绚丽的宋朝锦鸡落在芙蓉枝上，转头回顾一对花间流连的彩蝶。一旁有瘦金体赞诗，说“已知全五德，安逸胜凫鹭”云云。五德是说文武勇仁信：“头戴冠者，文也；足搏距者，武也；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；见食相呼者，仁也；守夜不失时者，信也。”诗言志，赵佶大概是以此自诩的，我总觉得“安逸胜凫鹭”一句非帝王语。耽于安逸，温柔富贵岂能长久，凫鹭一来，锦鸡梦便散得一千二净。捕猎人告诉我，锦鸡大危时，纵身后坐将尾羽折断，坚毅倔强如此，实在有烈士之性。徽宗后来被金人掳去九年，封为昏德公口，折磨至死，堂堂皇帝连锦鸡也不如。

大概是色艺无双，锦鸡性格傲然，笼之极难驯化，早先从未见乡人豢养。近年有农家饲养了锦鸡，却一脸丧气，不复山里见到的矫健。旧时官服绣有锦鸡。明朝官袍胸背皆缀方形补子，文臣为飞禽，武官皆走兽，彰显文明威武。明清二品文官补服以五彩金丝织就锦鸡，又富贵又美艳。

沈从文八十岁那年回到凤凰，家乡人闻知音讯，不知怎样招待才好，捉了只锦鸡，他很喜欢，抱了拍照。后来锦鸡做了盘中餐，肉并不好吃，老先生对乡人的殷勤又感激又叹息。凡人的潇湘浩荡，常在供养口腹，尺寸之肤安妥就是富贵锦绣。只是锦鸡如莲，亲也好，近也好，赏也好，逗也好，食之不好。